

山水·风情·掌故



袁穆伦

6.5

广东旅游出版社

潮州杂谈

——山水·风情·掌故

袁穆伦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0年1月广州

6586.0

126

书名	潮州杂谈——山水·风情·掌故
作者	袁穆伦
出版	广东旅游出版社
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印刷	广东省农垦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 4印张 84千字
版次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80册
书号	ISBN 7—80521—126—4/G·44
定价	1.90元

目 录

序.....	吴士衡 (3)
湖山图画.....	(5)
潮州湘桥好风流.....	(17)
祭鳄·钓鳄·戮鳄·药鳄.....	(23)
韩祠有橡木.....	(30)
神奇的桑浦山.....	(34)
工夫茶见功夫.....	(42)
潮州的畬民.....	(47)
潮州戏散谈.....	(53)
潮州音乐漫话.....	(60)
历代科举趣闻.....	(66)
治潮八月 载誉千年.....	(70)
留衣亭前留悬念.....	(74)

韩湘子其人其事.....	(79)
苏轼与潮州.....	(85)
十相留声.....	(89)
潮州八贤.....	(97)
独占鳌头的林大钦.....	(104)
薛侃罢官.....	(107)
吴殿邦甘拜下风.....	(112)
四狮亭与《三春梦》.....	(116)
陈兆棠和他的金牙.....	(121)
后记.....	(125)

目 录

序·····	吴士衡 (3)
湖山图画·····	(5)
潮州湘桥好风流·····	(17)
祭鳄·钓鳄·戮鳄·药鳄·····	(23)
韩祠有橡木·····	(30)
神奇的桑浦山·····	(34)
工夫茶见功夫·····	(42)
潮州的畚民·····	(47)
潮州戏散谈·····	(53)
潮州音乐漫话·····	(60)
历代科举趣闻·····	(66)
治潮八月 载誉千年·····	(70)
留衣亭前留悬念·····	(74)

韩,粗于其人其事.....	(79)
苏轼与潮州.....	(85)
十相留声.....	(89)
潮州八贤.....	(97)
独占鳌头的林大钦.....	(104)
薛侃罢官.....	(107)
吴殿邦甘拜下风.....	(112)
四狮亭与《三春梦》.....	(116)
陈兆棠和他的金牙.....	(121)
后记.....	(125)

序

吴士衡

为《潮州杂谈》写“开场白”，是好事，也是难事。作为一个在韩江水长大的人，对于家乡风物，想起来象是熟悉，但说到底却不甚了了。由于对《潮州杂谈》这样的命题感兴趣，对作者的用心也颇为赞许，既已成书，不表个态也说不过去。于是，只好“作茧自缚”了。

翻阅文稿，目录似曾相识，开读初感“老生常谈”，再读则觉渐入佳境，后来是一气读完。全书廿一个章节，有史籍掌故，有山水风情，有些还是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并且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既铺述了风物掌故，又阐发了作者的见解，有的还属历史纠葛，如“祭鳄鱼”、“留衣亭”等。杂谈固不算考证，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古郡潮州，僻处南国一隅，虽谓源远流长，历史上却被视为蛮荒之地。然而，潮州却“因祸得福”，引得历代显宦名儒，接踵而至而来，有的还举家籍潮，使得中原文化得以源源输入。加上本土的特有天时地利，优渥的人文风貌，因而逐渐形成祖国南方的文化之邦。宋代潮州通判陈尧佐在《送人登第归望阳》诗中说：“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

阳。”曾任广东提举、督师至潮州的杨万里，在《揭阳道中》也说：“旧日潮州底处所，而今风物冠南方。”陈尧佐是四川阆中人，杨万里为江西吉水人，他们都是用外地人的眼光来作客观评价的，这就说明宋代潮州的盛况。同时，潮州的陶瓷生产，唐代已有相当规模，北宋已成为广东陶瓷之冠，潮州港也成为南方海上商贸的重要口岸。此外，潮州的木雕、石刻、花灯、刺绣、潮州戏曲、潮州音乐等等，无不各具特色，饮誉中外。经过长期创造积累，逐渐形成了潮州特有的文化体系。如今，潮州已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对潮州的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座历史悠久、人文鼎盛、山川灵秀、风物独特的文化古城，是《杂谈》取之不尽的源泉。

有人说潮州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橱窗，那么，这部《潮州杂谈》还只是这个窗口随意见到的一些景物。可以预见，此后，描绘潮州风采的作品，相信将会相继问世。这也是这段“开场白”的一点愿望。

湖山图画

在潮州城的西面，一山屹立，形似横卧葫芦。山上林木繁茂，葱茏迭翠，怪石嶙峋，亭榭隐约。山下湖平如镜，波光潋滟，岸柳成荫，依依轻漾。山上山下，相映成趣，水色山光，同入画图。这就是著名的潮州西湖。

潮州人口头上说的西湖，都是包括湖和山两部分。据《广东图志》载：“西湖山城西北一里，旧名银山（按：与城北面金山相对而名），形似葫芦，又名葫芦山。山下有湖，故名。”这湖山，早就成为了“一郡观览之胜”（《图书集成·职方典》），综观其历史，也久历沧桑。它“始于唐，著于宋，盛于明而芜于清”，经过不断增修才成为今天的一幅绝妙天然图画。由于历代的骚人墨客、名宦高人，来到此处，便吟诗作对，挥毫勒石，故此处又是一所文物宝库、艺术殿堂。正因此，有几位他乡的文人，游过潮州西湖之后，慨然叹道：“故乡无此好湖山！”

放生池与鳄鱼潭

唐时的西湖是与恶溪贯通的。“湖山在许治西，前连鳄鱼溪。”（《图书集成》）唐肃宗乾元年间，朝廷下诏，“天下临池带郭处置放生池”。由是，一共建成八十一处，潮州

西湖便是其中之一。许骞《重辟西湖记》云：“西湖，古放生池也。”由于这个放生池是与恶溪相连，所以有人指出，韩愈当年的祭鳄处便在西湖，如近人饶锬的《西湖山志》云：

“愈驱鳄处实在郡西之湫水。”又《唐书·韩愈传》：“愈初到潮阳，询民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那时候，还没有西湖之名，只称“湫”或“潭”，“郡西湫水”当然是这个西湖了！光绪《海阳县志》也有记载：“唐李贲皇（按：即李德裕）谪潮，携二玉象至鳄溪，化入潭中时，作光怪云，潭即郡之西湖也。”但是，也有人不同意韩公当年祭鳄处即在西湖之说。《潮州志·丛谈志》就有这样的论述。文中认为李德裕失玉象在鳄鱼潭，但恶溪潭水众多，鳄鱼潭应不是放生池之西湖。又说，今意溪村象埠其地，村西有岭后潭，相传为李德裕失象处，这种说法较近情理。但是不管各方怎么说，当年放生池还与鳄溪贯通，这是无疑的。至于筑北堤把鳄溪与放生池隔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据陈珏《修堤策》称：“堤筑自唐韩公”。

放生池曾有相当长时间处于荒芜状态。至宋庆元间，潮州知州（州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林禀才重辟西湖。他认为，湖山并名，就不能有山无湖，所以，把这个荒芜的放生池来一番整顿，挖去朽土，清掉污水，引来了清流，使湖的面积扩大，“南北相距倍于昔”（许骞《重辟西湖记》）。同时还在湖滨建了3个亭，南面叫“放生”，中间的叫“湖平”，跨于山侧的叫“倒影”。湖的四周又插柳植竹。经过这样一番打扮，西湖就很象样了。他写过2首《重辟西湖》诗，其中有一首云：“新堤喜绕几纡萦（纡萦为曲折之意），掣榼携壶出满城（榼，古时盛酒器具。意思是满城的人都带着酒具到湖山来游赏）。浮破烟波客棹过（棹：船桨。泛指游船），石开

云罅看人行（罅：裂缝）。亭浮横照波中影，僧拾残霞树杪声（树杪：即树梢）。不必凤凰山上问，此山东向面湖平。”

关于西湖，民间还流传着不少掌故。乾隆年间，有次湖州干旱，城郊一带田园龟裂，禾苗枯焦。种田人个个心如火燎，不知如何是好。当时的知府周硕勋为了解民情，便到城外观察（周硕勋，湖南宁乡人，撰写过《湖州府志》），经过西湖，见一水溶溶，碧波荡漾，而城墙外面的稻田却是一片颓败景象。他遇见一群愁眉不展的农民，便上前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引湖水灌田呢？”农民回答：“西湖已被官府租给渔主了，谁敢动它！”周硕勋想：田园失收，饥荒即将到来，救灾如救火，哪能坐视不救！他回府衙之后，立即召来渔主，加以训示，渔主见太爷大动肝火，也只得唯唯诺诺了。接着，他又告知城郊村民，官府要决湖救灾，引水灌田，希望民众不要争先恐后，要互助互让。经过五昼夜的灌溉，1900多亩稻田得救了，当年，城郊获得好收成。周硕勋的德政，朝廷闻知也给予褒奖，百姓竟为他树了一块刻有《周德侯政碑记》的碑石，把他决湖救灾之事勒于石上。

摩崖石刻

葫芦山成为一处人们向往之胜地，固然在于山势的奇、林木之茂、亭阁之美、湖光之艳，但最具特色的，还是它的摩崖石刻。此山多巉岩怪石，千姿百态。在那些天然石上，林林总总，镌刻着自唐宋以来达官名人们的200多处题刻。

（按：由于“文革”期间的破坏，现在只剩下100余处。）这些石刻从内容上来说，有风物题词、科举题名、重要纪

事、名人纪游、写景抒怀、诗词联语、官衙文告；从书法上来说，行、草、隶、篆皆全。可以说，它记录了潮州自唐宋以来的人文风尚，是研究书法艺术和当地历史的重要资料。所以有人把它说成是“祭陈的史册”。

葫芦山的石刻，主要集中在北岩寿安岩周围及南岩青牛洞一带。南岩的“古瀛洞天”，记录了潮州地区称州的开始。因为潮州在晋义熙九年（413年）开始置义安郡，其后100多年的梁代普通年间改称瀛州。北岩的“李公亭”3字和旁边的“李公亭记”，是为纪念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关心民瘼的潮州刺史李皋，或者是纪念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曾在南岩建“观稼亭”的刺史李宿。由于“李公亭记”被毁，究竟是纪念哪一位没能确定。不过，不论是李皋或李宿，他们都是好官，深受潮人爱戴。北宋石刻“俞献卿葬妻文”为葫芦山所有碑刻中可考年代的最早石刻。全文共134字，内容如下：

“天禧二年戊午岁建子月，曲台博士俞献卿出守是郡。四年秋七月，妻清河县君张氏以疾终于宦舍。弥留之际谓余曰：‘妾其逝矣！厥愿勿以火化，但得坏土覆而是矣！’又曰：‘无以厚葬，虑久久貽患于泉下，乃口口衣数事俾燃铁筋回环以烙之，其首饰之具悉以锡腊为。’余嘉其言远，故不违其命。即以其月十二日瘞于此。庚申岁七月二十日记。”

俞献卿为安徽歙县人，进士出身，曾知潮州。这块碑刻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事实：在宋代天禧以前，已经实行了火葬。不然的话，何以俞献卿之妻临终时要求“厥愿勿以火化”呢？所以此石刻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一些石刻常是与传说、轶闻联系在一起的，最有趣的莫过于寿安岩下的行书阴刻“仙客留题”。光绪《海阳县志》载：“康熙年间，湖山有巨石，忽一夕，风雨崩其半，内一

半如壁，有句云：‘有客重来山栢翠，何人不爱洞壶清。’若新铸者。”除了这14个字之外，岩前还有一块横卧着大石，上面镌刻着明代末年12个举人的名字。石头横卧着，当然这12个名字也横卧着。于是，就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从前这块刻着名字的石头是与寿安岩相连的，由于这里环境清幽，花香鸟语，是游人流连忘返之处，有12个明末举人便看中了这个地方，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石头上，希望能够名传千古，流芳百世。可是后来清兵入关，明朝覆灭。在这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时刻，这批举子却丧失民族气节，陆续留起辫子，穿上清服，做起官来。潮州人痛恨这批人，骂他们为“汉奸”。久而久之，大概这石头也感到脸上无光，便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轰”的一声，岩石崩裂，这刻着12个名字的那一半就这样掉在地面，剩下的那一半石头，象刀劈过一样，里面出现了“有客重来山栢翠，何人不爱洞湖清”（《海阳县志》作“洞壶清”）两句诗。粗略看来，这不外是一般的纪游题咏，但仔细体味，里面却大有文章。“有客重来”是指清兵入侵，因为过去蒙古人曾统治过中国，如今又是满人建立清王朝，所以说是“重来”。

“山栢翠”与“山河碎”音谐。“洞湖清”者系“痛胡清”之谓也！从前对于外族都称为胡人，何人不痛恨胡人和清朝呢？这14个字并没标明是谁题写（或许是不敢题名），所以只能称作“仙客留题”。

葫芦山绝顶上的“王源除怪石”也常为潮人所传颂。光绪《海阳县志》载：“西湖有怪石二，一大十数围，高数丈，一仅及其半，屹立湖滨，形状酷类螭螭，俗因名之螭石，时常作怪。宣德间，王源奉敕守潮，命百夫扑碎，琢为广济桥用。怪遂息。源乃为记而勒诸石。”这段简略的记

载，却引出了一个传说。王源是福建龙岩人，明代永乐二年甲申（公元1404年）进士。宣德十年朝廷选择11名廷臣出任各州知府，王源是其中之一，但就是这样来到潮州。在潮州，他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政绩，如修复和扩建了湘子桥就是突出的一例。在西湖除怪石建桥事百姓也广为传颂。王源来潮任知府时，横跨韩江的大桥已颓败不堪。地主豪绅却独霸渡口，向过渡之人敲诈勒索。王源看到这现状，决心修建大桥。当时，西湖山有二块怪石，大数十围，高数丈，朝城区方向倾斜。潮人皆说，这是“白虎瞰城”，潮州因此常闹火灾，百姓多诉讼。王源暗自思忖：目前要修桥正需要石料，不如将此二石除去，一则助修桥，二则为民除害。主意既定，他就命令李通、陆雄二侯率领民工到西湖山除石。那独霸渡口的豪绅听知王源要除石修桥，立即散布了谣言，说什么谁动手谁就要遭殃。一时风声鹤唳，民工们谁也不敢动手。王源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捣鬼，便亲自拿着铁镐，在怪石旁说道：“韩愈在潮州能驱走鳄鱼，我王源也要除此怪石！若招来祸灾，概由本官担货！”说罢，铁镐猛向石头挥去。“轰”的一声，火花四迸，怪石已缺了一片。民工们见知府自己动手，也纷纷挥动铁锹，没多久，两块石已成为数段，推倒在地上。据说，王源还率众在大石下面挖出了一个石盘，下盘有一白物，眉目嘴鼻象人形，这就是作怪之妖。除了妖石，经过石工的加工，大者作桥梁，小者作建墩之料。由是桥成，而潮州的火灾及诉讼自此便没有了。当然，这入形之石及火灾、诉讼平息之事可以姑妄听之。但王源为这件事受到人家陷害，被捕坐牢却是事实。经潮人派代表上京请愿，他才得以平反释狱，官复原职。后来，他要卸任时，潮人再三挽留不住，便为他立祠祭祀。这就是王源除怪石的传说。很

可惜，目前这《王源除怪石记》的石刻已湮没了，只在光绪《海阳县志》录下它的全文。

除了依照山中巉岩怪石镌碑勒石成为具有特色的摩崖石刻外，西湖山的亭台中，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碑刻。

一提起西湖山的碑刻，有些人就要举出镶嵌在亭壁中的“关公竹”，其实这只是有点趣味性而已。这幅石刻刻着一竿秀竹。初看，没什么，只是竹叶婆娑，迎风而立。细看，却见那纵横交错中有一首五言诗：“不谢东君意，丹青自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还刻有“关羽之印”、“汉寿亭侯”两款印。关公是否画竹，这且不必计较。但由曹操起奏封其为寿亭侯事，据史载，“羽尽封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哪有还留下这款印证！看来是后人假托关羽之名的游戏之作。再说，国内各地象此类作品也不少，所以更不是什么珍贵的文物。不过，既然人民群众喜爱它，就让它存在好了。要说西湖山的碑刻有较大的文物价值的，还应算同样是镶嵌在“景韩亭”内壁上，韩愈手书的《白鸛鵒赋》。

《白鸛鵒赋》是唐代王维作（是否真的是王维所作，历来也有争议），由韩愈手书。愈字退之，碑刻上就落款“退之”。韩公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遗文极丰，但其墨迹流传于世却是少之又少。据说，阳山县（韩愈曾贬为阳山县令）有石刻“鸛飞鱼跃”，为韩愈手书，但县通志称其为伪作，所以这鸛鵒碑就更难得而可贵了！此碑是怎样来的呢？《潮州志·丛谈志》载：“韩山韩文公祠东壁有鸛鵒碑（按：此碑原在韩祠，日寇陷潮期间，拟窃运回国，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节节败退，无暇顾及，故日伪县长何丽闻将此碑移于西湖，置于“仰韩亭”中。“仰韩亭”后改为“景韩亭”）。雍正间，西蜀龙公雨苍守潮，得公手书王右丞《白

鸛鵲賦》于羊城旧家，购归，勒石置韩祠东壁。体兼行草，径四、五寸，飞动遒逸，结构紧严，浩气溢于毫端，书家称为米芾所祖，信是宝也。”从这段记述中，我们知道此稿来源于“羊城旧家”，然后勒石。但有人认为，此书是否为韩愈的真迹还不可靠，因为愈一向对王维的诗文不大推崇，所以书其文是很难理解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名“退之”者写的呢？据考，唐代有一道士，姓司马，名退之。此人“道行高洁，博览工诗”，又是与王维生活在同一时代，或许有交往而书其文章也未可知。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而已。不过，既然此书“体兼行草……飞动遒逸，结构紧严，浩气溢于毫端，书家称为米芾所祖”，那是一件弥足珍贵的艺术品了！

墓 冢

潮州有句“土谈”：“塞（密集之意）过葫芦山！”这话不无道理。据了解，历代潮人死后葬于葫芦山者实在无数，所谓“塞过葫芦山”就是指此。靠近南岩在栖凤石旁的普同塔就是很好的例证。为什么在山上建这座普同塔呢？原来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三月，潮州总兵郝尚久据城举兵反清，清廷派靖南王耿继茂围城，由于叛徒出卖，九月城破，郝退入金山大营，与子等投井殉国。靖南王命令戮尸，并纵兵屠城，死者逾十万。事平后，海德和尚及揭阳义士钟万成收遗骸在葫芦山焚化，挖坑埋葬骨灰，并依照佛教惯例建成普同塔，勒碑云：“顺治十年，九月十三立。”由此，可见葫芦山上埋尸骸之多于一斑。此外，山上还有“义冢”。据载，明代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郡人郑骥等收埋